

卡奔德世界遊記

从  
坦  
支  
尔  
到  
的  
黎  
世

卡奔德  
世界遊記  
從坦支爾到的黎波里

第一章 卷頭語

此書記載我在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黎波里，和南邊廣大的沙漠各處旅行所得的故事。我們自摩爾人居住的摩洛哥出發，終止於的黎波里，即今之意屬利比亞。這種談話，都是照北非洲人所講的寫，其中只有很少的改動，爲的是要使他和我們所知今日的北非洲相差較近，所以我所述的，新舊事實都有，我的目的，力求保留原本，非必要時，不加更改。

譬如，當我在摩洛哥時，國王阿西士（Abd-el-Aziz）還保守着回教規律；大盜賴蘇里（Raisuli）還在那裏作威作福。這等人物的故事，不久就變爲過去的軼事了。今日的新摩洛哥已變成法蘭西的殖民地；而阿爾及利亞的共和國亦得到新扶助。最會使人留戀的，就是突尼斯舊的迦太基，撒哈

拉沙漠的一部分，也受了飛機、鐵路的蹂躪，這種變化都不很久。

此書兼記我和故馬達加斯加女王拉那發羅那 (Ranavalona) 的談話，和我達荷美 (Dahomey) 王貝罕晉 (Behanzin) 的談話。我的得見達荷美王是由法國政府官員的介紹。現在達荷美和馬達加斯加都已併入法蘭西版圖，就變成白種人的領土，由法國人統轄。以前的君主，留作近代進化中的陳跡。

這種談話的資料，我相信大都得自露天，凡城鄉所見，或騎駝過沙漠，或步行越山谷，或坐汽車中，無時不將所見所聞筆之於書。這種筆記有時在日中寫的，有在一早一晚寫的，但無時不以讀者爲念。

在歐戰時各國都有革命，即現在之世界亦無地無之。所以書中所說或和近況稍有不同。我特爲增加一章，專載其中進步的事實和重大的事件，使讀者諸君和目下趨勢不至隔膜。要之，我相信此書可以說明西北非洲的近況。

## 第二章 在奧忒羅(Othello)城裏

星期日早晨，我們到奧忒羅古城裏去散步，容貌幽暗的摩爾人 (Moors) 在路上跑來跑去，我們一定會遇着許多怒容。我們不能看見他們閨女的面容，因為他們臉部除了眼睛一部份外，都遮着的。而且我們必須小心，否則怕要得罪。我們必不進清真寺，因為基督教徒是要受排斥的。人家的門戶雖然洞開，我們必須鄭重考慮然後進去。

我們現在坦支爾 (Tangier) 在非洲的西北角距歐洲甚近，騎行不久，到了斯葩得耳角 (Cape Spartel) 就可以望見西班牙的山峯很分明。直布羅陀距我們所站的地方不過一彈之遙，水行不到一點鐘就可以由彼岸來此，我們自紐約碼頭開到此間，費時不過十日。可是我們自己由光輝燦爛基督教徒文化之邦，跑進奉回教的摩爾人的半黑暗世界來了。

坦支爾濱大西洋，在北非洲叢山間如一鳥窠，四周有個長城圍着，其中青白色的住宅望去，好

像無數巨大的箱子。參差不齊，混在一起。其中省長公署，算是最高的屋宇，法庭和監獄都在其中，裏面禁閉着幾十個半裸體可憐的人，帶着腳鐐，晚上他們都睡在地上，並且還有根鍊條套住他們的頭頸。犯人要自己炊食，食料須由朋友供給，不然他們要餓死了。他們沒有法律上的保護，所以有錢有勢的人不難把他們窮苦同胞送進監獄裏去。

由省長公署隣近最高處望去，覺得這個城鎮非常接近歐洲，並且覺得此城鎮甚不合於二十世紀的時代！所有的屋頂都是平面的，沒有煙囪，所以沒有煙霧。這不是說其中六萬人民沒有炊食。他們還日食三餐呢。可是他們煮飯是用木炭，在泥爐上燒，爐口約有面盆一半大，旁邊有孔，用以通風。高貴的人家却用小竈在廚房裏的牆壁裏。此地既無樹木，又乏煤礦，燃料因之昂貴。一臂所能帶的柴，要值一塊錢。木炭的價值也差不多昂貴。因此一切洗濯用冷水。我們一望，便看見許多洗過的衣服掛在屋頂晒，他們洗衣服常到離城數碼的河邊，洗的方法，就在河邊石上打擊，洗完了常在那邊晒乾。

我們在街上走，纔知道坦支爾和別處摩洛哥城市一樣，感受水料的缺乏。街上水夫往來甚多，

背負皮袋分送水料給住戶，每袋約盛水十加倫左右，都取之於海。還有人把井裏或城外小河裏的水吊來，他們帶着幾個小銅杯，沿途遙鈴賣水，化不到一分錢就可以喝個够，我今日向一個衣服襤褸的老水夫買了一杯水，那時候我的嚮導者就給我們攝一影，在我嘗這一杯水的時候，我立刻想到我好像喝一杯純粹的傷寒菌，全袋的水全買不過四五分。坦支爾居戶，所用烹煮和洗濯的水，大都是由城外取來的。騾背兩邊各掛着二三袋的水，每袋約容五加倫，水夫騎在騾背或徒步尾騾後。坦支爾的水夫人數，約有五百人。我聽見有人問：「爲什麼他們不用水車呢？」

你們不知道坦支爾的街衢極形狹小，水車不能通過。有的街市更爲狹小，站在街的中心，張開兩手，可以接觸兩邊的牆壁。城內不但沒有一切車輛，連小車也沒有。街上騾子很多，常要叫走路的人讓路。騾子上沒有韁繩，只聽後面騾夫的喊聲和鞭策的指導。

騾子在坦支爾當做運貨的車，能够擔負巨量的貨物，我今日看見兩隻小騾子，還不到我們腰部那樣高，背負一隻鋼琴向街上走，他們的身子差不多都被這隻琴蓋滿了。就我們看來搬運這隻琴至少要六個人，然而在坦支爾，兩口騾子竟然能够移動這木箱裝好的鋼琴。兩旁有兩個騾夫驅



買水的人

策他們前進。坦支爾的騾子，身子極大，而尾巴很像老鼠，毛修得很短，好似一根小黑鞭。這兩口騾子，已經很受苦，但是騾夫還要鞭策他們使他們快走。本日下午，我遇着一大隊騾子，每隻騾子負載兩大袋的麵粉，騾夫把麵粉搬上騾背的背脊，騾夫很勉強支持，一路顛撲走去。有一個騾子禁不起重負，把背上麵粉從頭上跌下來了，費兩個挑夫的氣纔，纔能夠將這兩袋麵粉再行安上。

我的行李，由船上搬到旅館裏去，也用騾子，路上騾子無數搬運沙，木炭，木料，和這等房屋磚石都用騾子。運送貨物也用騾子，我今日在路上看見兩個騾子背上用皮帶縛住兩條做屋的鐵樑。騾子除運貨外，還可以騎。我一路旅行九里之遙都騎騾子，騾背上的紅鞍，有一尺多厚，腳鐙有鞋子那樣大。摩洛哥也有許多亞拉伯馬。有的馬屬於摩洛哥騎兵隊的，這可以從騎馬的人背着鎗而知道的，他們用短腳鐙，所以他們的膝和馬鞍一般高。

此地的摩爾人和我們在美洲所見的非洲人不同。此地的摩爾人身材高而且直，肩闊，行走時的氣概，我們國內所罕見的。他們穿白色的長袍，帽子常戴在頭帕上面，使他們的身材較高一點，他們赤着腳，穿淡黃色的拖鞋。男人都留鬚，剃刀只剪頭髮。皮膚白色的約有一大半，即黑膚摩爾人的



面貌亦和我們差不多的，他們的鼻大而直，額高兩眼閃閃有神，和奧忒羅人一樣，行走時，兩臂搖動，昂步直行，往往兩人攜手同行。

摩爾人非常有禮，即對於貧苦的人，或是由鄉村來的柏柏人（Berber），也十分有禮。看啊，他們是何等的和睦！那邊生着兩個老年的人，促膝談心，已不只一個鐘頭了。再過了一刻工夫，這幾條街上兩傍，快要滿滿坐着許多人，或席地而坐，或坐在低凳上，肩背靠在牆壁上談天。因為此地係回教國，所以男女的界限非常嚴格，妻與女是不介紹給朋友，因此男人和男人的接觸較在我們國裏親密。

其他的回教國大多嗜飲咖啡，惟摩爾人則喜飲茶，若再加些薄荷，他們更加喜歡。茶館賣茶到處都有，摩爾人往往交足席地而飲沸熱的茶，所用的茶多自日本經英國而來此，只說倫敦一處，每年輸入的茶有二萬箱之多，摩洛哥人非常喜吃甜食，他們因吃糖太多至牙齒受損，這在他們開口的時候可以曉得。

我們除見了不少穿白色長袍的摩爾人外，常常遇見不少希奇古怪的人，穿戴着深灰或棕色的

的衣帽的粗人，面目猙獰，膚呈棕色的山民，還有一般黑奴臉色和火爐一般黑，還有許多黑白雜種，我們還看見許多人來自大沙漠或沙漠之南，或自費茲（Fes）和其他內地各城鎮；還見許多勞工，這般人的衣衫大都襤褸不堪。坦支爾有一個奇怪的乞丐，臉孔深黑，鬚髮蓬然，手提銅鉞，歌舞求乞，今天他過來對我說：「先生，你是美國人，我曾到過美洲，我到過支加哥，聖路易，菲勒得爾菲亞，華盛頓等等都市，那末我們兩個都算是美國人了，請你給我一點錢罷。」

華盛頓是我的家鄉，因此我給他六銅片，他向我鞠了一躬，叮叮璫璫一路舞蹈而去。

此地的婦女再奇怪沒有。她們臉孔，除了眼睛外不給人家看見，但是她們却看人家。設使我們美國女子和他們一樣裝飾，把一條很薄白色法蘭絨毛毯包圍全身，只留兩個眼睛，那末看起來就很像摩爾女子在路上行走那種模樣。摩爾女子唯一赤露的肉體就是目部。從後面看去，赤露的部分可以比在前面看見多得些，因為她們的腿是在後面露出的。她們玫瑰紅的鞋跟，在她們疾行的時候常可以看到。摩爾婦女在街上不談話，他們雖常拜訪朋友，不過在門前的談話很暫，然當她們討論傭僕問題或是對付方纔來過的流氓，她們不關門閉戶的。

下等的摩爾婦女在街上走，不遮蓋她們的臉孔，老年婦女，可以把兜紗取下來。少婦和美女，常是遮蓋着臉孔。我注意到很多婦女用一種布將面孔下部緊緊包住，再在外面兜着紗拿着走。

聽說摩爾女子很喜歡華麗的衣服，但是他們身上所穿的華麗衣服往往被鬼怪的外衣遮着。她們所穿的衣服上及胸而下及足，她們叫做客赴帶（*kattan*），在客赴帶外面再穿一種透明材料做成的衣服，如此則客赴帶的美麗可以表示。在她們腰肩，或佩皮帶或佩金絲。她們亦有頭上頂塊紙板，紙板上兜塊手巾。她們亦喜珠寶，戴許多耳環，手釧，腳鐲。她們畫眉又染唇頰，然不刺花。我們所能夠看見的婦女面貌只有猶太婦人。年青的大都很好看，黑沈沈的眼睛，象牙白的皮膚，雙頰染成玫瑰紅。較長的婦女則體胖膚粗。猶太婦女穿的衣服，和我們國裏婦女一樣，不過猶太富家婦女，多用金繡。她們頭部蒙一絲巾，前蔽額而後蔽髮。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我所見摩爾童子的情形了。摩爾童子和美國童子一般可愛，他們穿戴紅帽，穿白色長袍，和他們父母裝飾一樣。然在街中遊戲時，卻多不戴帽。你如果設想一羣七八十來歲的美國兒童穿着白色晚裝在街上遊玩盡量行樂那種情狀和摩爾兒童很相像了。但是你必須想

到他們的臉色有白的有黃的甚至於有黑的，並且他們的頭髮是剃光的只有幾處地方是預備留長的。摩爾女孩最初只留一種頭髮，後來漸漸的擴大直到最後蔓及全部，那時候就要理髮成髻了。男孩出生後就要剃頭，有錢的人家自僱理髮匠，及童子理髮，一直到了童子結婚止。理髮匠等到童子結婚時，可以獲得一種贈品，以後的報酬亦豐。成年的人常常剃頭除了要留的一種外其餘都剃得精光，回教徒以爲有了這個髮辮當拉手，將來可以拉到天國去。要理髮的人坐在地上，理髮匠就站在旁邊工作。頭髮修剪很短，往往逼近頭皮，所以技術高深的理髮匠把頭皮刮得光光，很像銅鼓上灑着胡椒。

### 第三章 商業上的情況

坦支爾的商店說來真有興趣。商業多半操於猶太人之手。大凡來此經商的美國人，商業上往來，多半要經過猶太人。在坦支爾及其他城市，摩爾人的市場委實也不少，即在費茲（Fez）摩爾

人的商場也很多，可是猶太人到處都有。他們和各階級都有交易的。在商業上，猶太和其他民族又是平等。

希伯來人在十三世紀，就來到這個地方和摩爾人貿易，他們往往被人輕侮且受別的民族虐待。他們當初來時，必須穿黑色衣履，經過城市又必須步行。今日他們却穿戴黑色小帽，黑色拖鞋，和黑色長袍，腰部縛帶，來往街市間。

有人告訴我柏柏地方的希伯來人，頭髮旋捲，垂到耳朵兩邊，但其餘的裝束則和柏柏人一樣。摩爾內地還有伊茲刺（Izrael）民族居住。他們有的到了晚間和其他城鎮斷絕交通，這種地方叫做美拉（mellahs），可算是城市中最穢污的區域。他們的街市又狹又髒，大門好像牆壁上一個洞，一所房子大多有很多小房間。他們擠在一塊堆很像一羣畜生。但高貴人家的情形就好得多了。美拉由猶太人自行管理，該地的拉比（rabbi's 猶太教師）最有權力。猶太人富宗教思想，所以到教堂聽教成爲一種習慣。星期六係猶太人的安息日，所有商業停止往來，甚至連一封商業信札都不拆看。我曾到過猶太人的禮拜堂一次，我所到的是一間黑暗小小房間，四周都是居宅圍着。

希伯來人現在亦自己創辦學校來教育他們子女，但是大部分的時間是費在希伯來文和西班牙文上，學校裏也有法文，英文，地理和其他學科。

我今天要搜尋美國物品，因此參觀坦支爾最大的雜貨場和其他商場。我向猶太夥計要美國物品給我看，他拿出煤油，醃牛肉和玉蜀黍粉給我看。玉蜀黍粉用硬紙包裝，上面寫有支加哥字樣，煤油用方桶裝，是由菲勒得爾菲亞來的，醃牛肉乾出自西雅圖 (Seattle)，來自堪薩斯 (Kansas) 貯於扁錫匣裏。在別個雜貨店裏，我見的罐頭鮭魚和波士頓 (Boston) 的醃品。這種物品都是由倫敦而來的。

我想店中對於玉蜀黍粉無甚需要，但我敢斷定摩洛哥人一定喜歡美國麵粉。此地的麵包是在家裏磨粉來做的。每個人家都有一個磨子，即由兩塊粗石相疊而成。穀物由上面一個小孔放入。牽磨的事由婦女工作。因為石頭是要掉石屑的，這些石屑甚至碎石混在麵粉裏，使吃他的人牙齒受傷，消化不良。

那裏有一百左右摩洛哥麵包房亦很有趣，麵包房成爲一種固定職業，因為居民很少自烘麵

包的。他們先把麵粉和成一團，然後拿到鄰近的麵包房去烘成麵包或麵餅。對於老主顧，麵包房常差學徒來取麵團，不用送去。學徒把取來的麵團盛於盤裏，頂於頭上，過了幾個鐘頭，又把烘過的麵包送回原處。麵包房中取麵團的十分之一，作為酬勞。麵包爐很和穴洞相像，大街上兩旁隨處多有。我們試跑進一間黑暗和穴洞一般的麵包房，就會看見穿白色長袍，頭上纏着布的店主東交足坐在那裏監督工人工作。這種人沒有太潔淨的，他把麵團放在一塊長板上，把板放在爐沿。爐竈是和地板差不多高。烘麵包的人就站在爐前的地潭裏。各爐均形長，均有一出口，好通風好去烟。每塊麵包和茶盤那樣大，厚可兩吋。很是可口。烘麵包的人把剩下的麵包販賣。販賣的人多半是婦人。她們雖怕男人看見，而把白毯蒙頭，然在貿易時，她們目光由小孔裏射出也是十分注意的。

我參觀了很多店，沒看見美國的桌椅，睡牀發售，也沒看見過別國的器具。要平常的摩爾人用此種家具，還要俟諸將來。貧民席地而臥，他們性耐苦，把長袍包住身上，無論在什麼地方，倒頭便睡。到了晚上，在街上地上過夜的人有好幾百，許多人家就是這樣的防守的。

此地人民從來未見有彈簧的牀，他們並且很少用椅子。他們坐下時，他們不能將腿垂下去，只

得將腿盤起來，或背靠牆壁上，而使長鬚息於膝間。坐在長櫈或是睡榻上，往往交腿。他們的桌子很粗，不過一塊圓銅盤幾隻短腳就是了。有的棹子雕刻很美。臘燭極爲需要，每年輸入的臘燭價值有數千元之譜。

歐洲普通所用的襪子在坦支爾很少，而英國皮鞋全然沒有。坦支爾男人喜歡用軟皮製的寬拖鞋，帶個能倒的後跟。在習慣上，一進了住宅，就把鞋脫下，如在禮拜堂或是寺院裏永不穿鞋。他們看見美國人穿黑色的鞋，很是奇異，因爲摩爾人穿的大多淺黃色。摩爾女子穿紅色摩洛哥軟皮拖鞋。富貴的人家往往把鞋圈上繡以金銀。在家裏女子多半赤足，沒有一個穿高錐鞋跟。其實摩爾人所穿的都是沒有鞋跟，即最好的也沒有鞋跟，所用的鞋都是手製的。

摩爾的人不用長襪，有許多還未聽過長襪這個名詞。我敢斷言全國婦女，穿長襪的不過一萬人。即殷實的人家或是受外國響影的人，亦不過有事時穿長襪罷了。

要知道摩爾各階級人民的狀況，只要到坦支爾邊境一個大市場裏望望。這個市場廣十餘英畝，每個星期中有二三日都充滿了買賣的人。市場中各階級人都有，有貴紳富商，有戴帽赤足的村



夫，有帶大帽的農婦，蒙着面紗的女回教徒。還有穿長袍帶便帽的猶太人，和頭包淺色手巾的猶太婦女，步行或騎行的兵士，擔負重量，來去的駱駝，和騾子。或有各種的販賣者，如賣水的和賣糖菓等。市場中還有擔柴，木炭的男女，和販賣麵包，蔬菜的販夫，和其他奇形怪狀的男女，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各種交易。

## 第四章 搶劫世界的摩洛哥

我在坦支爾旅行，常常喚醒自己，我已進入摩洛哥的野蠻地方，此地回教徒和基督教徒成十與一之比，所以在廣衆中譏笑先知 (the prophet) 生命上就發生危險。此間城鎮四周用牆圍着，用兵守着，城外強盜很多。近來反基督教的謠詠四起；聽說塔非勒特 (Taflet) 已着手籌備侵入阿爾及利亞以攻擊法人了。

我正要到西班牙的阿合西勒 (Algeiras)，因為列強要在那裏開會討論解決摩洛哥治安